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现实形态论述及 前南斯拉夫试验与当代启示

汤晓莉¹, 袁文刚²

(1.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六安 237011;

2.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安徽六安 237011)

[摘要] 探寻公有制的现实形态是正确把握其实现形式的重要前提, 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公有制及其现实形态的理论构想, 是依据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无差异性; 前南斯拉夫试验“市场经济+自由人联合体”, 未能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 却提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自治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形式。研究公有制及其现实形态的运动规律, 须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理论为指导, 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来的实际, 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 观察和分析当代启示问题。

[关键词] 公有制; 现实形态; 所有制理论; 自由人联合体; 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 汤晓莉(1986—), 女, 安徽六安人,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袁文刚(1984—), 男, 安徽临泉人,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度安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公有制的现实形态及其结构特征与当代启示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 2024AH052320);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一般项目“唯物辩证法视域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运行及发展趋势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 gxyq2020247)。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4005>

[中图分类号] A81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20世纪中期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革, 是人类社会制度变革史上独辟蹊径的实践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开始向实践推进转变, 在关于改革性质和改革特征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观点告诉我们,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容有很多。从生产力角度上来看, 会遇到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怎样更好地做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问题; 从生产关系角度上来看, 会遇到的“什么是按劳分配, 怎样实现按劳分配”问题。其中, “什么是公有制, 怎样搞好公有制”问题, 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核心问题里, 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公有制的实现形态是什么? 二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什么? 三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如何判断? 等等。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 力求对事物分析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 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为指导, 全面

分析前南斯拉夫试验“自由人联合体”, 并在此基础上联系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 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现实形态论述及前南斯拉夫试验的当代启示, 对新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的理论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的预测, 是“在未来的社会里将会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而在这个新的社会里, 劳动者将会共同完成对生产资料的占有。1877年, 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的信中指出: “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 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 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不久, 恩格斯也指出, 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 供全体人民为

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后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的设想,是集宏观整体运行与微观本质内涵于一身的。前者为生产资料的直接社会化,后者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完全的直接结合。他们认为,作为无差异的“自由人联合体”,假如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现了利益的无差别性,那么就能够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无差异性,最后达到“无差别境界”的全体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完全的直接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的设想,不是空穴来风式的差强人意和简单描绘。相反,它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准确推测,既体现出了严谨的逻辑性,又展示出了极强的科学性。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显然,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依据,其实就是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来的”。从马克思上述论断中能够推出一个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它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之后,生产力中的各要素发展会形成量变的积累,继而会引起生产力总体发展的根本质变,最后又会引起生产关系要素的局部质变,久而久之,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便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进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转变为现实。其中,在这个自然历史进程里,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包括商品经济的起始发展和最终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是基于理论和逻辑的预测而推导出的一种原则性和方向性的论述,不是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进行直接照搬照抄的固定的教条和公式,它必须依据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脱离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能够立即实现。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恩格斯明确说道:“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不是自由地产生于头脑反映中直接的杜撰。同样,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转变,也不是简单地产生于经验贮备中的纯粹导出。不要幻想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之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相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仍旧十分艰巨,甚至在有些时候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我们要严格遵守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理论学说及其科学原则,带着历史性、实践性以及创造性去认识和分析他国在“公有制的现实形态”实践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性差异。

二、前南斯拉夫试验“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尝试

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转变之后,随之便产生了一个集理论性、实践性与革命性于一身的重大现实课题。这个课题,就是如何在实践中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实形态。在这里,必须明确和强调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探索公有制的现实形态问题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观,坚决反对机械的唯物主义。在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时候,列宁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经验属于意识的范畴,它是由实践决定的。因此,恩格斯也曾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回顾和追溯历史中那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探索的实践后发现,前南斯拉夫试验“自由人联合体”是最早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尝试的国家。它们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出发,结合传统公有制的内涵特征理论,提出要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在这里,他们肯定了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发挥市场经济的功能,通过打造“市场经济+自由人联合体”运行体制的办法来寻求解决传统的公有制与现实矛盾问题,实现工人自治与社会自治。很遗憾,这种经济改革尝试和探索的初步性,到最后却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掉这个矛盾。对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模式的简单复制,想要借助市场经济这一手段来实现自身的“自治改革”和消除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疏远现象,进而维护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利益关系。显然,这种设想和改革尝试注定很难获得成功。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既有肯定的一面,也必有否定的另外一面。他们虽然在“自治改革”实践中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他们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状态”毕竟是一种黄粱一梦的简单幻想,不但不能直接实现,反而到最后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禁锢。究其原因,还是违背了一切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出发,更没有认识到、搞清楚和把握住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现实公有制形态与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间的差异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就很难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更不可能解决掉管理者与劳动者在动态生产关系中“生产与分配”“分配与交换”以及“交换与消费”间的矛盾,尤其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问题。到最后,这种“市场经济+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经济模式逐步走向了失败。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前南斯拉夫改革的学界和决策层也已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向现实转变的曲折性,并想方设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的公有制与现实的矛盾,也付出设法解决“市场经济+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者与产品异化问题的巨大努力,但最终这些努力和尝试也没有演变成现实的成效,“劳动者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如何实现”这些问题最终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前南斯拉夫的著名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觉察到这些问题,于是他认为“绝不能把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永恒的信条,它暂时还不能解决劳动者与社会资本的异化问题,更不能解决劳动者与作为‘职权行使者’之间的隔阂和矛盾”。鉴于此,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分权制”和“非国家主义化”的主张,提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自治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形式里,劳动者成为了国家公有制资本的主体,劳动集体成为国家公有制资本的体现者。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对比中,我们足以发现前南斯拉夫试验“自由人联合体”探索是极其难得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改革实践过程中忽视对“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相异化问题”的探索而倍感遗憾。当然,从开始只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后期果断承认商品经济仍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这些都是难能可贵和振奋人心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现实形态论述及前南斯拉夫试验的当代启示

以上我们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创立所有制理论的艰辛过程,归纳并指出了前南斯拉夫试验“自由人联合体”的成效与弊端,联系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这将使我们深受教益并倍感启迪。

第一,要清楚把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壮大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其根本途径在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这个内循环。当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之后,进而会引起生产关系要素的局部质变,最后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便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求劳动者由“知识型”向“技术型”和“创新型”转变,以此推动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

高。同时,这些改变既为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又能促使企业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保证企业管理阶层在行使权力时能真正代表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朝着“人人参与企业劳动”和“人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要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向,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变革,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做到这一点,就要从根本上保证企业全体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能够得到实现,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维护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同时,还要对企业管理阶层和中介组织的权力执行进行约束和监督,使其真正能代表企业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便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怎样从体制和机制上建立起既能体现出企业全体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共建共享,又能够保证管理阶层或中介组织企业管理活动的民主科学。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顺势而为和因势而新,努力探索和逐步建立“质量优异、特色鲜明”的企业管理运行的长效机制,使公有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始终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第三,要努力寻找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具体形式。虽然管理关系与管理制度的生产关系中起次要作用并受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制约,但它们绝对不是被动地被支配。管理关系、管理制度与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劳动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能对社会主义总社会生产关系产生整体性“量变”与局部性“质变”的影响。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就必须使劳动者以各种方式参加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生产经营之外。劳动者虽已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但这不等于就已经实现了企业全体生产者的完全平等。要解放思想和锐意创新,根据现实里一切可变的条件,创造出能让全体劳动者逐步直接参加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可能机会,尽量以各种形式扩大企业全体劳动者的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等,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

第四,要积极推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一切事物不仅总是有“边”的,而且事物的每一个阶段也总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等于否认事物的质变或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内,都有着艰巨的任务。在这些问题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终极目标。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伟大梦想,必须久久为功和咬定青山不放松,解决好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问题,使全体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不再相分离。

第五,要正确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判断标准与衡量指标。在衡量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标准和指标问题上,衡量标准是第一位的,指标体系是由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派生出来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搞清楚经济制度、经营资产以及逻辑证明等在衡量公有制主体地位中的地位和功能,还要弄明白“公有资产比例”说、“国有经济控制”说以及“从业人员”说等在判断公有制主体地位中的作用,把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夯实上、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奋斗实现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上。

第六,要高度警惕唱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意识形态。从20世纪末期以来,有学者毫不避讳地提出“应该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改成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甚至还有学者公然发表“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功能应取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我们

不应该过度干涉”的言论。随着这些杂音、噪音通过互联网和学术期刊在我国学界、政界以及商界的传播和蔓延,一些地方、一些人在实践中把所有制结构改革看成是目的和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是手段,通过这种颠倒是非的手段企图抽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企图对我国实施分化和分化的和平演变和政权颠覆活动。对此,我们必须做到居安思危和保持高度警惕,在坚持所有制改革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同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0.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86.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28-629.
- [6]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6.
- [7]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8.

Marx and Engels on the Real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Former Yugoslavia Experiment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TANG Xiao-li¹, YUAN Wen-gang²

- (1. Institute of Marxism,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Defense Technology, Lu'an Anhui 237011;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Lu'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Lu'an Anhui 237011,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real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correctly grasping its realization form, which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Marx and Engels' theoretical conception of the future social public ownership and its realistic form is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workers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without difference; the former Yugoslavia experimented with "market economy + free people association", and although it failed to achieve "direct combination of workers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it put forward a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ombining social labor and social capital. To study the movement law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its actual form, we must take the ownership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as the guide, connect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and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by using the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system theory.

Key words: public ownership; realistic form; ownership theory; association of free person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